樂類

# 八編類纂

五

芸七十七

1加3
1717
77-5

門 1加
號 1717
表 77-3

# 樂說

昔吳季札請觀周樂。魯爲之歷歌之。而各有優劣。惟于韶。而嘆其如天覆。如地載何哉。嘗觀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嘆舜者。以舜之德莫有比擬。故虞之樂莫可形容也。用是知人心有眞樂而后以聲傳之。以音範之。以律奏之。神和而形亦和也。精暢而體亦暢也。兄弟父母順而天地鬼神因之順也。宮幃家室悅而中國夷狄因之悅也。如師曠音作而玄鶴飛來。齊庭韶興而童子異視。金石宣而走獸可使之舞。歌咏發而行雲可爲之留。此皆其德之和也。如聽鐘聲而

知其害心。聞琵琶而決其不返。南風不競。楚師其必無功。玉樹相聞。王氣于焉將盡。此皆其德之不和也。可見和則萬物之聲亦中宮商不和則琴瑟之鳴亦同哭泣和則衢門之咏亦有至韻不和則棧道之曲轉覺無情人亦視其心之和與不和以爲戚擊計而豈在肆夏之奏五聲之籥也耶試觀之孔子孔子于八佾之舞。惡其忍心。于滄浪之歌。致呼小子。翕純皦繹。必語知于太師。雅頌得所思意正于反魯。誠有見于樂也者。兩儀之協氣六代之精神。四國之人心胥係焉作之者必其無慙德而后可不然宛丘之鼓燕



山之筑潯陽之彈馬上之弄俱足以當樂否耶其何以動請觀者之擊節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識

圖書編

六經類

樂

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必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爲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爲主（鄭樵七音序）

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于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

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我明二百年以來士大夫之爲詩歌者亦未有能舍沈約而從朱子之協音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歟（宋濂洪武正韻序）

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于此誠不可不愼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

虞樂總是雅

和亦在是矣〔熊朋來〕易詩書古韻〔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
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
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
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
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
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四曰短簫
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
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
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

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
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
羅鍾鏗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
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
於時經營是追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
謹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
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
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
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
帝又自糾摘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

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才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于邊曲及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魏徵隋書樂章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

一枝亦有手舞予泰泣者異矣漳取此

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沈括聲氣之感

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悲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

相諧故也。（沈括曲調）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

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失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馬端臨辨聲樂不傳之論）

使其正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韎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祝敔一循雅奏毋害其爲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馬端臨論樂不在聲器）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敘述頌美時至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唯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

則又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綱鼓金鉦鐃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依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馬端臨論鐃歌鼓吹之辨）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肆樂。坐伎不遍。然後發爲立伎。立伎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吳萊辨魏漢津之誤）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吳萊論樂府土聲）

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温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非南音多艷曲非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胡翰古樂府詩類編序）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相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黃鍾）長至九寸遲短時至四寸五分小分五六十律小者一律管一日多者一律管八日而止）以六十律分暮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

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沈括筆談）

（東漢律曆志）

凡聲之高下列爲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爲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此活法也足以徵孔氏旋宮之爲硬本矣）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爲宮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沈括筆談周禮三宮）

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爲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鑄鍾簨磬之

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
性所解悟筆不能盡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
生亦豈能盡得其協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
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案黍或求之
古之度量然案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
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
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案黍以爲律也至千古之度
與量則周禮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
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 馬端臨辨房庶累黍之誤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爲宮此說
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
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爲六律孰爲止聲若正得一絃則其餘
皆可正今調絃者云如此爲宮聲如此爲商聲安知
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合
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
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
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
來說近已曉得但絃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
一宮琴之體是黃鍾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太簇夾鍾以

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功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是黃鍾聲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絃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

朱熹琴辯

周頌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亦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就遠人以作動物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

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成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靜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四行使親疎

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煩則生物不
達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
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滅
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
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
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十管奮
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
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
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
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
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古者天

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古樂經傳若云後代樂不古若以音律之不傳焉是不知鄭師文總四絃而翔慶雲晉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弱阮咸聽晉樂而識國運信都芳造輪扇而合律氣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斷竹爲律而亞鍾自鳴彼數人者不過聞音知樂者耳樂律且由已而定也奈何若而人也世亦不恒有焉後之人不求音樂

之本於吾心而紛紛於器數之末遂擬議衆酌於京房之準梁武之通鄭津之七調玉朴之律準和現之表尺劉幾之主人聲范鎮之用眞黍魏漢津之則人指而蔡元定著之爲律呂新書近有所謂律呂元聲焉是皆求諸器數者也雖其所論黃鍾之小大長短較之度量權衡亦似脗合然施之候氣則不應付之音樂則不調亦徒詳於簡册已耳若止謂伶倫截獬谷之竹聽鳳凰鳴爲律呂之元然后夔一則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二則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獨不可以石爲之準哉即如黃鍾爲聲氣之元而元聲元氣果起於心耶果起於竹管之短長也太史公曰黃鍾者黃氣鍾黃泉而出也是亦可以觀其義矣惟黃鍾不協乎聲氣之中則失其所以爲君也故五聲八音十二律高則過乎君而失之亢卑則不及乎君而失之慢皆起於中聲之不定耳然則欲求中聲當如之何書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奏各協乎宮商角徵羽焉律在其中矣所謂變宮變徵亦只於永言之間轉聲而不變字使其上下接續不斷樂在其中矣

嘗考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所謂德者何中和祗庸孝友是也所謂語者何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所謂舞者何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以此三者立教又使有道有德者掌乎教則合國之子弟孰不涵養薰陶於樂教之中乎自今觀之雖三者並重必以樂德爲之本也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所謂直温寬栗剛無虐簡無傲亦自德言而詩歌聲律皆於此乎洩之也設取大韶大武之樂器付之今日大常之樂工一節奏之即得盡善盡美俾先祖是聽庶尹允諧吾不信也設取今日樂器付之后夔所教之胄子與周大樂正所教合國子弟而使之戛擊詠歌舞蹈其間焉祗以宣其姦聲逆氣導欲長悲吾亦不之信也況普天率土固自有精審樂器之人也（摠論）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時謂之金者以金爲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

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石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肅其音則辯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眞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符堅之後而四廂金石始備焉後世復以濱泗石其聲下而不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審一以定和難哉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衰夏至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義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爲簫管之屬焉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

聲尚義其律人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
先王作樂以之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
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益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
之適故也土則埏埴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
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
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塤
之屬焉益塤篪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塤仲
氏吹篪又曰如塤如篪樂記以塤篪爲德音之音周
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之矣革去故以
爲器而羣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

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先王
作樂用之以爲鼓之屬焉益鼜所以乖奏鼓者也二
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鼜祭地祇以靈
鼓靈鼜享人鬼以路鼓路鼜樂記亦以鼜鼓合而爲
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鞉鼓并而鼓之也木者所以合
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
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
王作樂斷之以爲椌敔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控楬德
音之音椌敔以控楬爲用控楬以椌敔爲體一者之
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得也

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爲首、展轉生之、修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爲短、益常爲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此之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簇之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二管

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准黃鍾林鍾太簇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微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律呂損益之數）

樂器亦未易言盍稽諸詩乎如鼓瑟吹笙非徒取其笙瑟之並奏也蓋瑟聲不可自和必以笙而和之也如吹笙鼓簧云者他竹音皆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按其孔則有聲故謂之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按其孔則有聲故謂之鼓盍吹笙必鼓簧也即一笙管而他可知矣（諸家樂律圖說）

總敘

太史公之爲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

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靖伐朝鮮。而文帝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咸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器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永嘉陳氏）

按文獻通考所載。已上數圖。一本諸蔡氏律呂新書而約之者也。王朴有云。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相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則凡上下損益相生變半。只此數語括之矣。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

之意則猶可改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攻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

此亦說慶之見

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眞爲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猶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侖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

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律呂新書）

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入八爲五管、以九寸爲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爲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入爲六十律者、京房之說也、本呂覽淮南王安蔡邕之說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於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于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演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錄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校定黃鍾、每律減三分、而以七寸爲法者、隋劉焯之論也、折毫釐之彊弱爲算者、梁武帝之法也、由此觀之諸儒之論角立蜂起、要之最爲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夫陰陽之

聲上生者三分之外益一、下生者三分之内損一、益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夫律同異之聲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宿乎中聲而止、則動黃鍾而林鍾應、動無射而仲呂應、和樂未有不興者矣、律呂相生辨

李氏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鍾曰含少之文辯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辯宮聲近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辯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鍾姑洗蕤賓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循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爲數三九盡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老以三涵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

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强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輅等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廉愛其書以爲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斛音律皆不謂然以爲樂律音調之義傳在中原依徙古而來非他方乃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焉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者今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于脣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聲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

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清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于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正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相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爲宮言各律還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原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陵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生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無所實用也後學不察而行之謬

矣且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閭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歟其詆之如此大都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無不統如天無不覆也故九寸爲之宮諸少涵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愼變古也（李氏律呂元聲總論）

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瘉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啟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通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方分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蕤賓祀地祇太簇享神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饗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搆桐竹絲漆手

掣管吹之而和。掣琴瑟簫笙塤篪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吾語爾。吾欲製十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考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制樂成。九鶴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在子耶。（韓司馬精研律呂之學）

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爲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畧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蕤賓五音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官前一位。以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爲變徵。變宮變徵者。與正不比。則爲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爲繆。此音有和繆之畧也。漢書曆律志天地人及四時爲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鍾居子爲天

統、林鍾居未衝丑爲地統、太簇居寅爲人統故爲三始、姑洗爲春難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以三合四、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畧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爲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調、則冬夏聲缺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畧也、以徑象言之、黃鍾長九寸爲乾、林鍾長六寸爲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於多乾之甲也、音起於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於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黃鍾爲陽、大呂爲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黃鍾之生林鍾、林鍾之生太簇、猶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洗黃鍾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次爲宮而商徵以次從焉、此義之有符於曆者也、樂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皆無商音、說者謂周悳木也、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建言、亦謂唐土德王、請加商調、去角調、是即周禮之意云耳。我　朝以土德王、太祖高皇帝、初作洪武正韻、聲起於東、從角也、後見禮部韻會而遵用之、不起于東而起於公、此則從宮矣、豈非深達造化者哉。律止於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爲

父應聲輕清爲臣爲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鍾大呂
黃鍾太簇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
我　朝冷謙建議用四清聲故編鍾編磬皆爲十六豈
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日影以辯
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
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
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土
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
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
鍾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

然後灰飛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
黃鍾夫差毫釐氣即不應而顧欲多埋律管豈非臆
說哉黃鍾起於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於
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益借十二辰
以列三因之等位耳故有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
釐毫絲之數至章明也蔡子不知其假借立法而以
爲眞有十二辰之數張皇鋪衍而去眞益遠矣自黃
鍾之管陽皆下生陰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
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
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

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猶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分有奇雖二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耳蔡子乃譏其陰陽錯亂毋亦未之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爲之說曰黃鍾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爲證曰黃鍾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黃鍾以八十一分爲



管而吹三寸九分以爲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律而執含少以爲清管焉是其言本非誤而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者將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爲異論而不師古哉

樂律總論

自司馬遷京房以及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鍾九寸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氏律呂元聲曰黃鍾三寸九分短長相懸各有成說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則又二說所必資焉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雖李氏皆以正徵言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共位之隔八者

一也律者法之一定不易者也截管短長各有一定之法而後聲氣悉律於中和也特李氏所論者專於律管予之所謂陽升陰降者律管內之氣也氣中則聲中氣和則聲和故管長則其含容重厚而其聲舒以徐有濁中之清焉管短則其氣發揚輕浮而其聲急以疾有清中之濁焉（黃鍾律論）

必欲制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諧音聽玉磬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不然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碉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而尋劒



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大長瑗以橫黍累尺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大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　就三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二說爲是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書

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圍徑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寔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



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

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侯氣

姜夔進大樂議於朝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鎛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篇篪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爆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

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入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稿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者不知穴



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選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父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召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由樂曲調理五音儻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

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憂擊于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宴在茲舉（論品撫樂工之教）

濂溪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伊川程子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張子橫渠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鬱吐絲而商絃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然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按三儒之說同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致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宋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乃遺焉使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列論敘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諸家論樂考）

宋仁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美使樂

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佑之樂。
李照主之。太常歌上病其大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
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
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
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
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律本說。而漢
律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
而鑛鏗不成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爲
工師所易而憒不復覺。即三人者亦豈眞爲審音知
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信都
芳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偪強而無本類
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
獨樂律而已。（變樂總論）

殷周各有雅頌。以祀郊廟。周禮鄉飲酒禮及燕禮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詩。大射歌鹿鳴三終。漢叔孫
通定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定郊祀之
歌十九章。魏杜夔舊傳旌樂四曲。皆古聲調。晉武循
魏制但改樂章。梁武素善鍾律。遂改雅樂歌十二以
則天數。唐初命祖孝孫制十二和之樂。開元又制三
和。宋祖命竇儼改周樂十二順爲十二宋。眞仁高各

親撰樂章我　朝樂亦各載之典籍是代歷聲歌乃樂之所必用者也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節奏鏗鏘克諧律呂不過用以依永和聲焉耳世之呶呶於律管短長分寸之辨而於聲詩廢之不講欲求雅樂之復古也有是理哉樂歌總敘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

圖書編

六經類

樂二

朱子曰古樂有唱嘆有和有唱嘆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纍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纏聲亦其遺法也歌法述

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

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弦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歎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渠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爲雅耶。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聲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典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音八聲之和然自雅

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
爲之設禁焉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
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
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
非九夏之樂乎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生由庚歌而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蘩采蘋太師告于樂正曰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蘩采蘋太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陳氏樂書曰工
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
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則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
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于是備矣按太師公詩三
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
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
國風二雅三頌皆依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
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
于夫子而晦庵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

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浮奔謔浪之辭序者以爲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于絃歌也不過以爲燕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以下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

季武子舉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樂有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



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與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旬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矣滎澤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

以義理之
尋晦于歌

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王此三者以成樂，自後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誦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徃徃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乎劉表而得漢雅樂，即杜夔夔老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止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黍苗之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

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后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是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于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一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豈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

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則無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制氏能言鑑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夾漈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起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吹樂

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于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樂、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于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元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也。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泰寧先是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

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遥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乎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洪武十七年六月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吕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吕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故之甚難。卿等宜究于心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國朝樂歌

先王之世、樂官以詩爲職、方其坐明堂而端委以臨天下也、必命樂官以詩察政治攷人材之得失、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又曰聞六律五音八聲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其出而省亦巡狩以朝諸侯也、亦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民風者田夫野婦之所自歌咏閭里而爲之言者也。而天子猶命之樂官以播之金石絲竹之間、由此觀之可見當世自王公大人以至中林兎罝之士無一人之不能言而爲之詩而其詩也由朝廷宗廟以至國都里巷之間無一言之不奏於樂官而爲之樂。是以其音之行流于天下而曲暢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以及祭祀燕享軍旅會同入學獻酬投壺習射之際無非本乎人聲相爲感發。中挑外引。嗚咽嘖吻以和鳴其至者爾。何莫非詩



何。莫非樂也哉。故世儒雖嘗恨五經無樂書、殊不知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俱存。詩亡則樂與俱亡也。若瞽矇太師鍾而奏章之屬樂之庶司也、而其所職則或以誦諷詩、或以歌射節、或以奏九夏、或以鼓太和、邠風以逆寒暑、皆詩也。徹樂燕樂祭樂射樂、樂之異用也、而其所歌、則或雍之什、或愷之什、或昭夏肆夏之什、或采蘋采蘩之什、皆詩也。季札觀周樂而爲歌二南國風雅頌說者爲當時能辨存亡明小大徵得失、此則季札之因詩而得乎樂也。孔子自衛反魯以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說者爲當

時三百篇之詩、相與弟子共習而絃歌之、此則孔子之刪詩以是乎樂也。然則其他所謂知韶濩之未亡與武商之已壞固皆幸其尚存之詩以知其未亡之樂焉耳然則先王之樂固未嘗不由聲諸詩者以爲之本而能達先王之樂者又曷嘗不待於上聖大賢之獨智而能之乎奈何周自黍離以降王道不宣采詩之職不復設而樂官相與抱器踰河蹈海遂秘而不見及秦燔詩書坑學士其道大壞幸而三百篇之遺。不獨以竹帛。固有出于學士大夫與其閭里所日誦者。往往不絕。漢興立博士申公轅固之徒相與聚



而明之故古者雅頌之作雖已徵響而世之所爲文學之能言與其遷臣怨女幽人處士或稍稍竊習其道各以其心之所至而舒寫憂愁鬱憤忠孝隱約之情猶當列之秦齊邶鄘鄭衛之次似可與國風相表裏其詩謂未之盡亡亦可也而古者之樂卒不可攷見當魏時雅樂即杜夔稍能肄業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大和以后尋亦就廢其在漢唐諸臣若季延年、鮑業牛弘吕才之流。亦間嘗欲倣古者聲詩之意播之管絃然古者之樂制既絶其所遺者不過變官變徵之調大略世之教坊所傳者近之而已而其詩

知言之流弊而後可以復詩之言否則詞

曲而已亦非至論

所歌又並當時淫艷之曲驕侈之辭則又何從而復古昔先王之盛乎愚故嘗爲之說曰三代而上天下之詩與樂出於一故其至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三代而下天下之詩與樂出于二其微也俗流失世敗壞而天下之變猶江河之日趨而不可復返也已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禮制大定即命禮部尚書陶凱講究古樂因製成九奏樂章以備燕享之用固已完太古之遺音而復太和之至治矣而先臣丘濬建議之說其大要猶欲請朝廷詔求天下精知音律之士按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稍近者以



宛古人清宮清商之聲然後本鍾律之法明候氣之術以制律呂律呂既定則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齊八器由是以復古音先王之盛此亦先臣獻忠之意或亦可爲聖治萬分之助矣乎昔馬遷作律書反覆于黃帝之定大災顓頊之乎水害以及武王吹律聽聲陳兵牧野之詳而于今人所爭尺度秬黍之間獨略而不及此其音樂之微妙必明于道者然後可與言其至也

樂詩總論

周武作大武公旦作大夏而和之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樂云備矣大司徒以樂防民淫大司馬以

樂舞教國子大司樂掌宿縣小胥正樂縣之位春官大司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地官舞師掌教兵舞旄入掌四夷樂無一人而不知樂。無一樂而不設官。官云備矣官備而樂益備此後之誦聲詩者必以六典爲宗也周衰雅微溺音騰沸瞽工歌工奔散四方樂官之缺從茲始矣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篇是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河水祈招之類是



也四詩既別唱嘆有譜颯颯洋洋六代其幾乎秦燔樂經漢襲秦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學稱賤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但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說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也夫德爲樂心聲爲樂體義爲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知聲與詩而不知。義尚可備登歌文庭舞。令聲詩雖具若彼知義而不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簧弗協。將焉用之。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曹孟德平劉表得雅樂即杜

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作歌桂華麗而不經赤雁靡而非典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湮此實階之矣迨太和末而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復絕唱中和之韻闕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譜散逸詩猶亡也所以繼鹿鳴之響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旨則遠矣述通志者病之風須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之君子之作如上之聖人同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如艾如張揮子班者歸乎風音本幽薊如燕歌行者爲列國之風音本中華如皇皇洛京行者爲都人之雅品藻良亦當矣然上之回聖人出詞多取于誇耀燕歌行京洛行名惟混於國都大聖刪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引操吟主乎絲竹主乎人者有辭而必有聲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辭則亦聲詩皆協而足備燕享之樂奏者也樂以聲歌爲主議東萊呂氏曰萬舞文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

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羞公羊傳釋經之誤也
春秋書萬篇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伸遂之喪於二舞
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篇焉文舞舞羽吹篇公羊乃
以萬舞爲武舞與篇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
爲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于文
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
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周人教國
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胥四
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繇役之賤者
而已雖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甲者之
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
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以上年十二至三十
顏色和身體脩治身以爲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
唐之郊廟舞工不合古制趙慎言奏議隋代猶以品
子爲之號二舞即唐與遂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
子年二十以下容質脩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
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閑日得習六樂學五禮蒲十
歲量文武授散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
不設課試之法勸沮之術未爲備制也陳氏樂書曰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帗舞也折羽

爲之羽舞也以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舍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稷不特帗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于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干羽於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倪侯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于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爲大故也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爲小舞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

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帗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旱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名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帗舞羽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韶之爲學帗羽皇旄干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互相備之說得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佾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哉何也聲容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即所以節八音

也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其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固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鍾鼓管絃之司而士止四人豈可哉觀春秋書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降亦可證也噫周以樂舞教國子至漢于宗廟之祀猶用二千石及五大夫之適子五尺以上者爲舞人而卑者之子不得與尚有周人用國子之意也。（樂舞考）

帝庸作歌皐陶載賡書可據也卷阿游歌以矢其音詩可據也或疑喜歌游歌于五聲八音何有哉曰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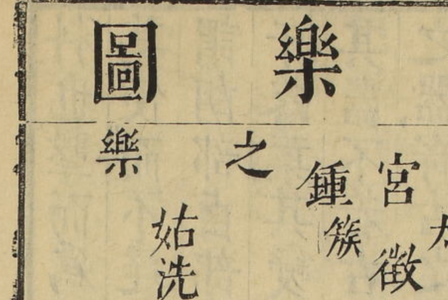
歌南風而鼓五絃之琴孔子取瑟而歌則依永和聲搏拊琴瑟以詠不獨后夔以此教胄子矣或又疑朝堂之上君臣亦可以自舞耶曰小雅伐木章蹲蹲舞我謂人代舞可也魯頌有駜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於下鼓淵淵醉言舞予胥樂兮非自舞而何歷代百寮朝賀於殿陛間山呼舞蹈其歡樂之意蓋可想矣觀之朝堂且然則班爛戲舞以娛親聞鷄起舞以自振者又不待言也（樂歌樂舞總論）

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瓶瓦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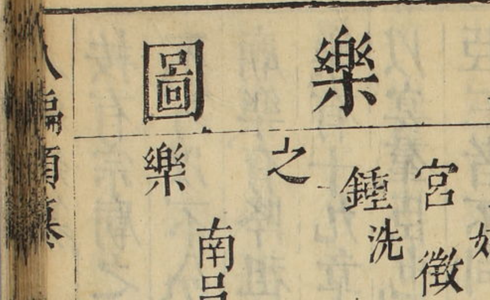
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椎輪龍叟正于落葉其變則然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慆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樂總論）

# 圜丘樂圖




圜鍾震位萬物生東天道好生取爲宮宮生徵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黃鍾太簇姑洗取律呂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祀樂取三才之位自子而起子爲天位丑爲天位之合故奏黃鍾必歌大呂也

# 方丘樂圖




巫鍾未坤位二陰生萬物載于坤取爲宮宮生徵徵生商商主殺不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大簇姑洗南呂取律呂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于祀樂大簇爲地之佐而屬乎寅應鍾居亥而寅亥爲之合故奏大簇必歌應鍾也

按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別、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不別、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祖紐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羣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樂之所以亡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是不看

陳暘樂書引荀卿大師審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故音樂之間不用商音及珮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即此觀之周去商聲苟有在也後之作樂者以商聲肅殺悉去商聲謂之何哉（天地宗廟君臣之樂總論）

按周樂不用商聲、或以周謂木德王、固不用商、或謂周用管爲主、未嘗惡商、二說未爲無據、若曰、商聲主殺、固不用、然肅殺之氣、於四時屬秋、于四方屬西、于五行屬金、天不能以無秋也、地不能以無西也、人不能以無金也、何獨于祀天地祀人鬼而獨惡其聲哉、

且五音有一之不備、不可以成樂。乃于天地神祇人鬼之祀。皆不宜用。則樂之於商聲也。又當于何而用之哉。（周樂不用商聲）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官最著、天官取相繼、父道也、地官取相生、母德也、人官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爲圜、坤含弘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也、地宮中央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圜中生于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曰焉、函鍾出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家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即陰得酉衝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衝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箾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爲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

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窟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



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薇垣在子爲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水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蓋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夫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

之流南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干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爲周木德忌商引琭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爾噬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大簇而再爲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祝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鍾何與焉又曲曲數宮有辟有不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可妄以爲解者也乃有手周禮之文以定祀者吁　三宮論

## 經濟編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溼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和

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呂覽大樂篇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劒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以此



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做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之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侈樂篇

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

在于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于勝理適音篇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弊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

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

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賛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

此論得樂根本處後

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稱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穌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穌也且民

儒甯黍粒不同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惟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穌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賛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鎛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百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

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能久乎

明理篇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將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聲細則帶
堆愛遠則
思深



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
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
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
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

自勤儉而土則甚盛德也

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
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
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
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
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
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魏文侯與田子
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
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

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劉向脩文篇）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武帝定廟樂詔）

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妄可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

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頻仰不感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綴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疆景武當益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妖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踊躍思聞王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嬿婗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愉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

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與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憂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



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柰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于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

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疵玄虺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晉阮籍樂論

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嘆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師消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復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

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賴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秖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弾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雖而哀淚若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

無王于哀樂猶筵酒之糞滓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

與人同、異于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者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于所　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

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
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
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
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
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
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
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
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
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
聽啼無取驗于兒聲矣若以常聞之聲爲惡故知今
啼當惡此以爲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
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
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
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
于籟簫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
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
不能令籟簫調利猶聲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
必清和也器不假妙聲而良簫不因慧心而調然則
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
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

心不亦外乎今晉毋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氣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嘆美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美則懽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佟于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

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嵇康聲無哀樂論）

八編類纂卷之十

面史編

六經類　樂五

樂律考

昔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炎帝之時多風雨而陽氣畜積萬物解散故士達作五絃之瑟來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知天地識之別令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存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鐘之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

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聚也帝顓頊生自若水處于空桑乃登爲帝德惟天合八風時行其音熙熙夔夔鏘鏘常命飛龍效之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亦曰六莖言根莖備少昊樂曰大淵言深帝嚳樂曰六英言英華茂陶唐氏之始陰雨滯伏而湛積水壅不行民氣鬱閼節骨瑟縮而不達作爲大咸以宣導之命之曰大章大章章之也舜紹堯治命夔典樂于時六府修三事和因九功之叙而作歌播之爲九成以明德象功其命典樂之官曰命汝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既在位諧於其職其述職之詞曰戛擊鳴球登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間之笙鏞而鳥獸蹌舞蓋蕭韶九成而鳳凰儀焉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歎之曰樂則韶舞禹勤勞天下作夏籥以象功夏者大也湯幸諸侯伐桀若時雨降適時大旱虔精致禱黔首被澤樂曰大濩濩者澤也至周武王成文之德克商而有天下作樂曰大武其金奏外傳以爲肆夏樊遏渠呂叔王曰肆夏樊遏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爲始而時邁也樊遏也執競也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爲始而

北出也再成而滅商也三成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綏以崇天子也夾振而四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總于山立久次於綏待諸侯之至也發揚昭厲之尸蚤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孔子曰武未盡善傷其以征誅革命終不若三后德讓之爲懿也其後周公相成王四征弗庭六服承德歸宗周也於是播樂以安禮本禮以節樂而睦頌聲興於是以六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兼三王之事而太師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夾則無射爲六律陰聲亦六曰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爲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被之以六詩曰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而樂成周官大司樂本虞胄子之教變理之於性情而約以六德曰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樂尊者享尊祀、樂古者享元祀、尊天而親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天師旅太師執同律吹之以聽軍聲而占其吉凶、故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而聞韶也、其時先王之守官猶能審音知樂而通知其意、景王時將鑄無射、王爲之大林、州伶鳩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尚利、（韋昭曰以調利爲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薦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樂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塤以贊之、革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此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斯有蕃殖之財。於是平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此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論樂以此爲近蓋去古先未遠也其後紛紛矣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鍾成。伶州鳩退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鍾槬矣。王心弗堪。能無疾乎。已王崩而鍾不和。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儀度。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

什字亦帝二義

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韋昭曰四時之間氣）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苗未實曰秀）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複也（應禮復常）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單穆公之言樂曰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咳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愆之度其何能樂其後王澤竭而王官失業秦并天下六代樂韶武尚存改大武曰五行改周房中樂曰壽人而始皇不說也至二世惟溺音

勸行督責天過固不諱欤

后世多祖趙高之說

以爲娛丞相李斯曰放弃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
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以亡也願上戒之
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自朝廷下至
人民得以合歡喜通慇懃非此則和說不通鮮澤不
流亦各一世之化用度世爲樂耳何必華山之騄耳
而後行遠乎二世曰善益恥縱而亡國漢興樂家有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官太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永至以爲行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
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猶古清
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既饗也皇
帝就廟東廂座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四年作武德
舞象天下樂已行武德以除暴亂六年作大始舞文
始舞本舜韶舞更其名示不相襲彰已治定也又作
昭容禮容樂昭容古昭夏也王出武德舞禮容王出
文始五行舞舞無樂近至尊不敢以樂也出用樂明
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因秦舊而帝王之遺音
因間存焉已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製樂樂
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樂變爲歌

初高祖既定天下行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爲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

眞悔過是樂

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願留已復留止張飲三日乃復去益其樂也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

樂變爲詩賦

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而使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房中樂曰安世於是高帝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五行舞本周舞其四時舞者孝文作明示天下之安和者也而孝景時采武德舞爲昭德尊爲太宗廟樂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立樂府采詩夜誦之有趙代秦楚之謳以侍中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雜樂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常以昏時夜祠至矣乃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皓冬歌玄

果爾雅

賓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蘊集會五經家論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懸樂克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言斤樹羽葆之盛其一金支秀華樂飾鹿旌翠旌七始華始樂名肅倡和聲神來宴娭許其反鹿幾是聽其二粥粥敬懼貌音送細旄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眇眇經緯冥冥其三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勑身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臻其四王侯秉德其鄰冀冀顯明昭式清明嗈暢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按四極其五海內有奸紛亂東北



詔撫成師武臣承德作樂交逆劉敞曰逆迎也言師行和樂遠邇皆迎簫勺群樂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其六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嵬百卉殖民何貴貴有所其七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秋飛貌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其八豐草蕘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其九靁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要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其十都荔遂芳宵寐桂華師古曰都艮薜荔俱有芬芳所有宵一交反寐一瓜反神宮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廣遠孝道隨世

我署文章 署分部也 其十一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場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查查宴宴克綽永福綽延長也 其十二 禮禮崇郎郎實克師象山則鳴呼孝哉案其十三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靈告既饗德音孔藏惟撫戎國蠻夷蜎歡象來致福象譯也兼臨是愛終無兵德之藏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其十四 皇皇馮明湯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其十五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下六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其十七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其十八 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其十九 其郊祀歌十九章詩曰練時日侯有望烋人說反 脅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悲髣髴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且承靈億侐茵席樂盛香尊桂酒賓八鄉以水漬桂為大尊 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嫮音互好也 並綽奇麗顏如茶兆遂靡師古曰兆民皆遂觀猗靡也 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也 師古曰霧縠言輕細若霧 俠嘉夜蓀蘭芳澹安容

與（舒間）獻嘉觴（此天神之歌）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
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匽（偃）
武后土富媼（毋稱）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此后土之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
榮壯（嚴）處頃（傾）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
及天胎孳生嗟嗟（湛湛）惟春之祺（祀青帝）朱明盛長專（敷）
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劉攽曰桐幼稚也楊子曰桐子之命）敷華
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進）嘗廣大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侑之傳世無疆（祀赤帝）西顥沆瀣（湖浪反）瑒（湯
秋氣殺肅含秀垂穎續舊不發奸僞不萌祆孽伏息
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
正心翊翊（祀白帝）玄冥陵蟄虫蓋藏少（草木零落抵
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
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祀黑帝）惟泰元
尊媼神蕃釐（禧）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
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
不脅（許乙反）飾嘉籩列陳廣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
荒鍾鼓筦竽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祀黃靈）其
後上得神馬渥洼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梢太

濫觴

一天馬之歌行幸雍獲白麟幸東海獲白雁次赤蛟
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寶鼎壇上有景光天報靈星齊
房芝生甘泉作天門景星華燁燁諸歌類次成什而
上勒兵朔方邊待單于塞下作鼓吹鐃歌爲軍樂諸
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亦多所譌闕故弗著方歌
天馬時侍中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
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薦之於宗廟先帝百姓
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樂而罷是時河間獻王好
古學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
樂令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樂非



雅聲雅聲以存肆故施於後世猶得有所祖述神爵
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又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
梁龔德之倫皆召見待詔於雅樂終莫能宣明元帝
多材藝善琴又被疾不親政留好音樂時時吹調簫
自度曲分刊節度窮極要眇嘗置聲鼓殿下天子自
臨軒隤丸以銅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
知音者莫能爲然所好獨溺音是時郎頓丘京房好
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爲上生下皆三
生二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於黃

鍾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畢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房以爲竹聲不可以制度故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而十有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截管爲律用臨以考聲列以驗氣會房刺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禹弟子宋畢于卑反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而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而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迄今未成今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哀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

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定陵富平
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自哀帝爲定陶王時疾惡之又
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惟世俗奢汰文巧而鄭衛之
聲興焉夫奢則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倍本者衆
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
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
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廟樂及古兵法武樂在
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光大司空武
奏樂府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爲鄭衛之聲
皆可罷然百姓漸漬日久溺之又不爲制雅樂以相
變豪富吏民湛汚自若也光武既平隴蜀得公孫述
瞽師及郊廟樂器而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奏青
陽朱明西顥玄冥舞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
堂亦如之迎時氣五郊各以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
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永明初用博士曹克
言興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樂所以象功
彰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光武皇
帝受命中興宇內治平方外震疊修建三雍肅穆典

以雅頌列之於樂名何舛也

祀、功德至盛、宜饗有廟樂、於是采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爲世祖皇帝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樂、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官、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祀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昔太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祫食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謙德不廟、即世祖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於大武之舞、如自立廟、當更作廟樂、如制奏可、自是漢諸帝皆不別廟不別樂、統於武舞焉、建初中、太尉訪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導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於是始行十二月迎氣之樂、當漢時去古未遠、樂氣與聲猶存、故史漢律書獨詳具、而儒者蔡邕張衡於音樂特精、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圜其外、循四角規而圜之、其徑當四寸有奇、庪斜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圜其外、每旁約十寸有奇、庪不滿之處、九釐五毫、尺四寸之數猶未足、冪百六十二寸、方寸冪百五寸、庪其外、每旁約十寸有奇、庪不滿之處、九釐五毫、尺四寸之數猶未足、冪百六十二寸、方寸冪百十斗、一寸冪百六十二尺、容一斗、積十寸爲容十斗、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邕銅龠銘曰

侖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而後世言黃鐘圍徑之數多祖焉自東京更董卓之亂諸樂器燔燬播蕩無復存者杜夔以精識爲魏雅樂郎工鑄鎛鍾其清濁不法輒駁令改作工訴其清濁任意武帝命將所鑄鍾錯雜更試扣聲品律一無謬爽乃知夔爲精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云與古器合惟散騎侍郎阮咸心譏其聲已高高比哀思不合於中和非興國之音殆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耕於野得古銅尺歲久欲



腐勗以校已所治果長四分有奇始服咸之精而莫能厝意焉自是樂益殘亡梁武思弘古道詔博求學術通明者陳所見究於樂而莫知其解帝素善鍾律詳舊事遂自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文舞爲大觀舞取諸易郊明堂燎瘞奏禋雅取諸禮皇帝出入奏皇雅太子出入奏胤雅取永錫爾胤取諸詩王公出入奏寅雅取諸書上壽奏介雅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雝雅大祭祀降神及送迎奏誠雅百官出入奏俊雅皆雜取五經家言以命之而樂章有桑莫文辭並沈約撰其後帝既篤信佛法

以臧曲爲樂

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用讚佛道又有法樂梵唄皆童子倚歌而和設無遮大會則爲之用荒於理梁遂以亡陳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而後主心賞胡戎樂沈於酒耽習之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自爲度曲酒酣輒奏之以爲歡於清樂中造黃鸝留無愁曲及玉樹後庭花等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歌詞綺艷極於輕靡男女相與唱和莫不隕涕出行遊於馬上奏之樂往哀來陳竟以亡元魏孝文垂心古雅正音聲自爲歌詩和上下被管絃宣之太常辭高尤叉奏樂府歌陳王業及祖宗德美以風北樂始近於理隋開皇初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能定帝恚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庸設官何爲命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欲罪之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速成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難也乃得解於是沛公鄭譯得龜茲人白智遠祇婆法老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以爲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合而樂和邵公蘇威子夔議欲累黍立分以定正律呂帝素不悅學卿弘領其事又於音律不解而

何妥舊學爲儒者所衆推、耻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於是說者各異朋立黨以相非、而是非混淆、或請令候樂擇成善者而後從妥恐樂成郎善惡易見、請大可哂合樂廷試之、且逢上意、言黃鐘人君之象、法當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爲也、因先奏黃鐘之調、帝大悅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班賜妥等及諸修樂官有差、而譯等議絀不用、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議者以爲乃中原承傳雅樂之舊、雖舊俗治化而大體猶古、詔太常置清商署領之、於是奇章公牛弘、又請依古正五聲六律旋宮之法、每宮一調迎氣奏五調、緩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帝猶先入妥言、絀旋宮之議而終隋之世樂惟奏黃鐘一宮餘聲律不復通已舊工老死或有能爲猶宮一宮者、於饗祀展之竟無覺者、而新樂候氣輒不驗或初入月氣以應或至中下旬始應灰飛或三五日輒盡或終月不盡帝以問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吹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月別而歲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中應各不同於事應何當哉弘

樂宮須明理實常其仁也

不能對時樂工有萬寶常者妙達鐘律嘗方食與人論聲樂因前取食器及他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見之時鄭譯方定樂上問何如對曰樂聲哀非雅正之音不可用也命造諸樂器於是以水尺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而變化極於千有八聲時周禮旋宮之義久亡自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常創其事初皆怪哂及是寶常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而皆依於雅正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甚衆然其聲雅淡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衆共排擯之樂竟不行而退省其私未嘗不歎息以為有神解也其後新樂盛寶常聽之泫然泣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四海初定人皆不謂然已乃卒驗煬帝將之江都樂工王令言子當從行於戶外彈胡琵琶令言方臥室中聞之蹶然起變於色急呼其子曰此曲何自與對曰頃有之令言歔欷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宮聲徙而不反者君也竟煬帝弒而隋亡寶常後貧等恐衆論庶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淆請盡銷毀前代

因飯且死取所著書焚之曰用此何為見者於火中僅探得數卷云初樂成既施用弘

金石以息異議而古器間存者益復湮豈不痛哉煬帝矜奢眩淫曲御史大夫裴蘊逢帝意擇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絃管哀淫益樂壞極矣唐太宗即位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孝孫故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一律而生五音協律郎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調之而和隋初惟用黃鍾一宮擊止七鍾五鍾設而不擊至是叩五鍾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用布管飛灰順月皆驗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又祖述車依

淮南本數因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復著於是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雜胡夷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爲宮而制樂曰十有二和曰和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也合之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饗圜丘以黃鍾爲宮祀方澤以林鍾爲宮祭宗廟以太簇爲宮郊迎五氣及朝饗則各以其月之律爲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

奏順和宗廟奏永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祖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祝嘏奏壽和而郊朝祭享有代康凱安之舞時旋宮之義久亡傳世莫能知。而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亦固天以啓一代之樂也。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其樂章然一循孝孫所制之音當樂成時天子躬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其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僕射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

正論

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曲。當是時。聞其音者皆泣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齊陳以亡。何謂治亂不在樂乎。上曰樂聲所感因人心生。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今三曲具存試爲公奏之公豈悲哉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時文收請得以次董正餘樂上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律而樂不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近本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先是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作舞隊象功名七德舞始上生於慶善宮及即位宴從臣其中賞賜吏民比漢沛

文中子告從等以禮樂不省故其言草草乃爾

宛上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後沿用爲文舞名九功舞上追念七德舞爲功烈所自起每宴樂用之謂侍臣曰斯舞雖發揚昭屬與文德殊科然功業由之不可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大難何文德足抵乎上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在位然實以文德綏之謂文不如武過矣時魏鄭公徵念欲上偃武修文見舞七德輒頻不視舞九功輒審諦觀之中宗昏德湛湎胡樂爲淫酣弘文學士武平一爲上言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形於物而哀樂之變應之樂正則風俗正樂邪則政教邪此先王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樂有胡部被之聲律聊以備四夷之觀昭服遠之致非美之也比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達于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艷劇歌舞號曰合生趨數驚僻殆亡國之音也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以崇肅雍其兩儀承慶陛下受朝聽政之所也比大饗而以倡優婕狎虧汙其間廣邦國之典臣竊惑之不納玄宗爲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地忽水流溢變爲池及即位以爲祥作龍池樂已又作壽聖

樂作小破陳樂作光聖樂以象功於是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爲立部伎堂上坐奏爲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部又不可教者隸雅樂。薄雅樂至於此。其後上寖有惑志於仙河西節度使楊敬忠製霓裳羽衣十二曲上之而道士司馬承禎承詔製玄眞大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初隋有法曲蓋絃歌遺製出胡中傳以爲自秦漢而來曰秦漢子上酷愛之選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聲曲誤上親覺而正之又反宮女數百人居宜春北院習焉羯鼓本戎羯樂。其音惟太簇一均。

以僧道爲樂

以戎爲樂

聲噍殺特異。又上好之。以爲是八音之領袖。諸樂不足方也。天寶初。遂升胡部樂於堂上。而皆以涼伊井等州爲名。於是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而安祿山竟反涼井伊州皆陷於吐蕃大樂官祖孝孫張文收而下天下莫能以聲欺者稱衛道弼曹紹夔之倫。周世宗時有司設元正儀宿懸于殿庭上臨觀有懸而不作者問樂工莫能對歎以爲樂陵遲至於此也。以問樞密使王朴朴乃爲上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而九者其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

得黃鐘之聲以爲樂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爲相生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復於黃鐘之宮黃鐘者聲之總數也故十二律迭相爲均均有七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而樂成自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法廢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餘五調曰啞鐘不用故也唐太宗明於知人志復古道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之八十四調復完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樂器與工十不存一逮黃巢之亂而盡集官酌詳終莫能知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之文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石磬定之今在懸者是已狀雖鍾磬實無相應之和梁唐晉漢享國不遠未遑斯及十二鎛鐘不考聲律循環擊之而已黃鐘一宮之調亦不和備餘八十四調泯滅盡矣於是上命中書舍人竇儼與朴詳定乃依周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以爲十二管吹用不便倣古法作律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

其法官聲一尺九尺張絃爲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八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大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

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雅賓第二絃八尺四寸
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
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二絃五尺
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
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清聲十二聲
中旋用七聲爲均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
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十二律旋相生而各爲均均有七調聲
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樂之歌奏畢由焉具奏言
旋宮之聲久絕迨唐初乃有之而與禮經文相違今
不敢遵用其詮定如上而臣淺學獨力未能宣究望
集多聞知樂律者上本古典下順法故較次其得失
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尚書昭等言朴新法音律和
諧不相凌奪可施用從之宋祖受命廷臣議以爲朴

所定雅樂聲已高比哀思於中和不合詔判太常和
峴詳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立尺寸爲律呂而三分
損益上下之以相生取合眞音但以尺寸長短非書
可傳故累秬黍爲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會惟西京
銅望臬古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
也今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聲樂之高蓋中
於此況影表上測天行獨不可以準繩樂律乎上乃
令依古法造尺及黃鍾之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
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尺校之亦適相
符下尚書省集議衆莫能難由是更造十二律管而

雅音以和蓋又一代始造貞元合而樂和也於是峴請改文德舞爲玄德升聞之舞武功舞爲天下大定之舞而命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大饗天曰高安祀地曰靜安宗廟曰理安天地宗廟登歌曰嘉安皇帝臨軒曰隆安王公出入曰正安皇帝食舉曰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曰良安元正冬至朝會曰永安郊廟祖豆入曰豐安祭享酌獻祼曰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用永安耕籍先農用靜安宗廟德祖宮奏大善之舞順祖宮奏大寧之舞翼祖宮奏大順之舞宣祖室奏大慶之舞威平中太常言樂工濫冒闇於審音即祭饗止奏黃鍾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於是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科條律呂樂器諸名數爲編曰樂纂且更樂工試補法式若肄習程課下之用習工於樂明年天子御崇政殿張宮懸校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鍾磬按律準次合登歌次鍾磬塤篪琴瑟笙簫各爲偶合奏吹箏琴筑參合奏乃後以擊鎛鍾倡六變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之舞畢精習上喜甚賜賚有加自是樂府有倫大中祥符中改酌獻昊天上帝樂曰豐安皇地祇樂曰禪安飲福曰禧安別製天書樂章曰階安靈文諸曲

景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
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直史館宋祁集賢
校理李照及肅等典其事校理照言王朴律準視古
樂高二律是冬興夏令春召
秋氣蓋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修不合古法而
然也用之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鐘鑄鐘無大小輕重
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
器也臣請依神瞽律法鑄編鐘一虡樂當可和詔於
錫慶院鑄之照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
定廣容下懷

清內蔑莩灰以候氣從之鐘成聲



猶高更用太常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樂四律
於是以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合升爲斗爲量率六百
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
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鎛鍾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已又言太常鍾磬
十六枚爲虡而四清聲承沿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
餘四清聲則鄭衛之樂也請編懸止留十二中聲去
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自而生於是廢四清聲
不用而自造八音之器各十二種而樂成天子親製
郊廟樂章二十一曲擬頌告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

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聲定律諧於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敢憚改焉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置局於秘閣詳定而國子監直講胡瑗潁東推官阮逸進士房庶皆驛召預議議者競用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此量之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交相譬而實可得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耳以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益始以九分爲九方分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

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鍾磬本馮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竊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黍尺或不容千二百黍其容千二百黍則於長九寸不合是班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龠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於音樂獨傳銅斛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爲允而逸等以上黨秬黍大者累尺小者實龠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初所製尺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今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焉窮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賢聖制作宜可取則而爲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首足肉好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校宜斛尺可定有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時論互異處士

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於是知諫院李兌言樂之爲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未易輕語西漢去聖尚近制氏世典大樂亦已直紀其鏗鏘而莫詳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遠求三代之音通明述作之事不亦難乎國家制樂數年繁費甚廣務爲異說欲以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定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舊樂參校但取其諧和近雅者用之庶其可乎於是上御紫宸殿奏太常新樂召輔臣省府館閣臨觀而瑗逸等皆進官初李照以王朴所作樂音高其新樂律下太常歌工病歌不成聲私賂工使減其銅齊聲稍調而歌乃可協照按試曾莫之覺也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將給銅更鑄於銅齊中得古編鐘一不知何代作而有銘銘曰粵朕皇祖寶龢鍾粵萬斯年子子孫孫永寶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形則垂如朴製工不敢毀藏之太常已瑗等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聲弁欝而不揚其鑄鍾又長甬而震掉著作郎劉義叟謂人曰此其聲於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其有憂乎嘉祐元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朝前夕設仗衛大雨雪宮懸架折上大驚於禁中徙跣露

禱、因遂感暴疾風眩云。元豐初太常楊傑疏大樂之失言臣聞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乃天地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故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是歌非永言也、請節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人言志詠以爲歌、而五聲從之、是曰依永、律呂協焉、是曰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器以寫之、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以詠、依聲聲不依詠以聲和律律不和聲。非古也、昏虞樂成九以簫爲主、商樂和平、惟磬爰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音則知鍾簫磬者衆樂之所宗也、天子之樂八鍾磬簫乃倍之而十六、斯遵何義哉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四清聲曰子聲、今四清聲廢不用、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亦何從而諧哉、今巢和笙管十九以十二管奏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久而聲宜可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樂奏一聲而諸器各以其

聲應之然後和今琴瑟塤篪笛簫箏筑奏一聲而鎛
鐘特鐘編鐘連三聲並應聲頻而衆音爲之掩抑是
奪倫也於是天子異其意詔秘書監劉几禮侍郎范
鎮與傑等詳定傑於樂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乃奏
言王朴所鑄鐘已厚聲疾而短聞請銷毀太常以爲
大樂所典乃法度舊器不當毀製新樂成得參校失
得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聽毀已命輔臣行按試先
一夕傑上言朴鐘已弊壞不諧請銷之樂工不平夕
藏之厥明輔臣至出以叩音韻如新傑大慙沮時進
士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黄鐘以子穀



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黄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本脫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
則知前世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尺起於
黄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益九十分之一非一黍
爲一分當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黍中得九十分
爲黄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有可定也衆莫之
信而直秘閣范鎮獨是之以爲衆論所不及欲求一
稈二米和氣所生黍以定律而几議以爲律主於人
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必以古器調
聲猶以古冠服被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亶泥

古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剛柔輕重之用隨時也於聲與器必不合矣諸皆主聲然所定樂大都即李照之舊加四清聲而奏之猶之舊樂云詔罷局加賜鎮等有差鎮辭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嫌於干進先請老既得謝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始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上之於是天子親臨觀奏焉賜詔褒美下太常太常言鎮樂自其一家學難施用而制樂如舊大都宋世爲鐘律之學者非心洞玄解而馳騁於論議故莫能有定云始鎮於司馬溫國公光太節如一人至論樂各

徃復評不相協及鎮鑄周鼐漢斛成欲招光至頴昌就觀光答之書言樂之要眇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其求之甚難自漢以來儒者以其胷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非后夔復生莫之能決彼周鼐出於考工既非經見是非固不可辨知如漢斛者則劉歆佐王莽所爲就令尚存非必可法者哉蓋訾之也至崇寧中大奸柄國欲張樂以爲名而天子有惑意於仙蜀剩員卒魏漢津嘗及事范鎮見其制作粗通其一班因託言遊蜀得師事唐儋人李良授鬥樂

之法而極詆後世累黍之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
請帝中指中寸為寸以度律語具異教考中會端州
上古樂鍾驗窾制乃宋成公時鐘也而天子起端王
在位於是御崇政殿合樂御大慶殿受朝賀下詔言
得隱逸之士於草萊之器於受命之邦
朕將以薦郊廟和萬邦其名樂曰大晟未幾金入汴
凡大樂軒架并景鍾九冕皆亡方宋之隆周元公惇
顧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
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
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慾心平

二儒之言原本理術



和則躁心釋優游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
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
刻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
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而不能止益有賊君弃父輕生
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
古以宣化今以寡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
者遠矣程正公願以為律自然之數樂必律以考聲
管以候氣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張明公
載以為聲音之道通於物感蠻吐絲而商絃絕金氣
盛而木氣衰此自然之符也今人求古樂已深始以

爲不可知不知有可知之理惟德器深厚者能之諸
皆窮本達變而深得其要機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
樂律有實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
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黃鍾
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鍾之律以三歷十二辰
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第
二以黃鍾三分爲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
之實四次變律五次生律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
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
衡次焉爲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注呂
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會尺款識用以明造律和
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爲律呂證辯者甚具其說曰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
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
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
而見及截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
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
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
歷十二辰而十一律由是生焉明興　高皇帝寅恭
郊社宗廟之祀　御製圜丘方澤分祀樂章後定合

祀更撰合祀樂章禮成歌九章已病音樂之未復古也詔尚書同尚書凱與協律郎謙定雅樂而學士爲濂樂章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圜丘方澤祈穀大饗曰八奏神祇壇太歲壇先農高煤曰七奏朝日夕月太社宗廟時祭祫禘帝社稷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曰佾食樂曰丹陛樂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　朝會燕享兼用俗樂奉鸞司掌之　郊廟皆奏中和韶樂圜丘迎神奏中和奠帛奏肅和進俎奏徵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安和終獻奏寧和撤饌奏雍和送神奏豫和時和宗廟迎神奏中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撤饌奏雍和還宮奏安和皆初獻舞武功亞終獻舞文德大宴享奏堂下之樂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平定天下之舞樂章曰清海宇三奏眷皇明之曲撫安四夷之舞樂章仍俗樂府名四奏天道傳之曲車書會同之舞奏章曰泰階平五奏振星綱之曲六奏金陵七奏長揚八奏芳禮皆百戲承應九奏駕六龍之曲隊舞承應焉食舉奏俗樂一曰上萬壽奏平定天下之舞二曰仰天恩奏撫安四夷之舞三曰感地德奏車書會同之舞四曰民樂生奏表正萬邦之舞武舞五曰感皇恩奏天命有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七奏集禎應八奏永皇圖九奏樂太平小宴樂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奏聖道行九奏樂清寧而天子陞座還宮百官行禮皆有樂曰丹陛大樂樂章皆近質無爾雅之辭

**代樂章用諛詞爲容悅也令更撰以進謂侍臣曰禮**

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久矣
新聲代變至元而雜以北裔胡戎之聲甚者倣古先
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悖褻已甚殊非所以導中
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於音律諧協有和平廣大之
意自今諸一切流俗喧嘵淫褻之樂悉屏蓋天大一
統而樂道以昌自是歷世遵用太常肄常習舊而已
無能紹明之者方定樂時　上陳樂器於廷　召學
士朱升等考定　上親拊磬余升辨五音對忤　旨
怒欲法之起居注門從容前論解　上曰升自謂審
音顧不辨宮徵何也門頓首曰石音難舉自古而然

唐虞惟后夔爲能和此。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也。　上曰即如
任賢儒治樂樂何由和門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
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爲霽威王
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李
文利之說爲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
徃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
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
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
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者氣平之

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
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者今
曰黃鐘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脣
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
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
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
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
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
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
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



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
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
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
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
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
各五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清則律極短
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
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
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
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

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痛發



背瘠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遍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交之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以黃鍾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享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益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

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搆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塤篪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九鶴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其在子耶、然太常肄常習舊

朝議未遑、崔文敏銑曰、器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詁乎、殘編遺器、彼猶及見其音塵、今無從質也、不形於器、不發於音、烏取乎辨博相高哉、又曰今中原化而夷者未之能革。則俗樂其尤也。隋在朝者溺於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一。故聞樂而知其亂。予非人諳俗樂初入翰林、夕並西苑行聞南有樂聲煩促而哀。予愀然動意。未旬日。　孝皇崩